

樂典

樂典卷第三十

樂記六

樂象第六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倡音唱 分去聲

承前篇德成於樂而言衆樂之興必自聲始蓋天地之間聲氣常相隨故爾姦聲之不正者本情欲違度數而無禮義君子賤之者是也正聲之

不姦者本情性稽度數而有禮義先王制之者是也成象謂天地陰陽交於人心剛柔形著而可見者故姦聲感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剛必怒而有散陽柔必懾而有滯陰感條暢而滅平和鄭衛淫樂興矣正聲感於人而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則抑其剛而陽自闓引其柔而陰自闢合生氣而道五常成均和樂興矣聲感人倡也氣應之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也回謂往返邪謂偏側曲謂宛轉直謂徑出凡樂大小觕和必有此四者然後各歸其善[illegible]

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也舊註回謂乖違邪謂邪僻非是必記物忘論故琴回邪不相害季札論周頌亦言曲直是樂聲必由此四者乃成音曲明矣善惡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者皆形見於樂矣理以人倫該萬物言也或曰羽爲物亦通蓋聲感於微而氣之所應者甚遠氣應於微而象之所成者甚著象則有形而可見見乃謂之象也樂之道歸於盡善則理之形見者無一不善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皆由於此此所以必愼其所以感之者於先也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與淫亦豈一人之所能爲哉自

聲之感氣氣之成象然後樂興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寫之於八音固不能有加於其間也至紂爲靡靡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耳蓋淫樂絲竹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回則流邪則散曲則逆直則濫歸於其分親疎貴賤多近於慢使人情蹤而志越類以不善相感動也和樂則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金聲而玉振之間遂而宁乎變希而聲清以中平御希變故回而不亂邪而不害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歸於其分百化之興也皆形見使人聽靜而心閑其相感動者善

類可知已鄭玄曰宗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孔穎達曰此祫祭降神之樂也終始之序黃鍾是律之最長者應鍾是律之最短者故特引之祫則大合六樂始奏黃鍾歌大呂終於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始奏太族歌應鍾終於太族為徵應鍾為羽皆歷歌金鏞閒錞玉磬夷則而掌下乃奏大小駕和以應之此回邪曲直賤其分者和樂也若淫樂則箜篌琵琶箏笛而已自漢衰雅聲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清商女樂至隋府漸以長短何填詞度曲凡聲相應謂之犯而其歸宿謂之殺如坊常奉工部其河傳一曲三疊分散然渾不歸本分故歌腔者忌之草堂詩餘首有瑞龍吟自章臺路至歸來舊處是第一段自黯凝佇至盈盈笑語是第二段此謂之雙拽頭屬正平調自前度劉郎以下即犯大石係第三段至歸騎晚以下四句再歸正平蓋正平乃中呂之羽大石乃黃鍾之商皆太簇也此乃淫樂回邪曲直必歸中呂之羽頭之犯者下犯之聲也自餘皆兩段或有一段者俗呼為曲子金元之間此曲又興於宋人其上益繁必

合數曲子乃成一套凡有九宮十二調如黃鍾正宮必犯夾鍾之羽其歸分大類詩餘云然樂實興自君心故聖王建中和之極以爲樂本言之出納必致其慎非合於天理之正則有所不言惟恐或流於慈而致逆氣之應也御製聲其察微也夫凡聲即言也周奏大武之末名之曰亂終亡於爲秦漢高帝時唐山夫人作房中安世歌而武帝崇后土以抗天謂之媼神怒亡於外成明帝名樂曰大予音義蓋取諸豫而奏黃鍾之宮以迎黃鍾其亡也錄瑜黃初尖稱黃武而豫州牧劉備祀漢於蜀陳後主作武媚娘曲唐永徽後民歌之而武后革命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武后時挽歌側堂堂槐堂堂章懷太子廢後李嗣真知其必不絶曰側者不正挽者不安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后果大殺唐宗室而中宗終反正宋徽宗作大晟樂八音皆以金字識之後皆沒入于金主展祀聖祖天尊作降真之舞且避其諱玄朗[illegible]

元明宗時廢元之樂奏蕤賓徵生宮以尅羽水則北伏可過不從其後蒙古果號大元小調卑用商羽至是亦驗此古者御瞽幾聲上下所以象帝王言之出聲應則不發怨其比音成樂則無及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上行去聲下行如字

作樂之本在乎脩志行以成德反復也比別也情者性之欲也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善惡之分也比類所以別其方反情於內不失其正故足以和

其志志以帥氣則情皆中節比類於外不入於惡故足以成其行以致用則事皆中道此卽繩德厚象事行成均之教也故必內外交致其養焉曰不留不接不設如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百體謂血氣達肢節之微者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情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耳之綦聲目之綦色鼻之綦臭口之綦味心知百體之綦佚莫不由順而不由逆由正而不由邪道心爲宰行禮之敎則自養之功畢而

樂之情文備於我矣周官大司樂教國學之子弟文設諸子掌國子之倅倅副貳也國子謂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而其庶子之介於適者則副貳也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夫學習道藝必主於脩身此其要法也德既成矣則其游於藝也乃其餘事爾故下文以道藝言之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

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還音旋

如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故此極言作樂之事首言聲音由順正而發者也姦聲逆氣絕無可知發心志以聲音文聲音以琴瑟堂上之樂也動容飾器以會舞從上合作以笙管堂下之樂也八音克諧萬舞有奕管協綴兆而已故大司樂惟以是主籥舞盖聖人之德以文爲至干戚非備樂也舞猶發也至德淵微發之而揚其光如大章發堯之德

光被四表大韶發舜之德光天之下是也動感動

也四氣錯行動之而致其和如剛感于陽而春生

夏長柔感于陰而秋斂冬藏是也著形見也曰以

者承德與氣言萬物散殊合之而著其理如臣民

事物之從君知仁禮義之作聖親疏貴賤長幼男

女之有倫羽毛鱗介象物神示之可致是也德合

天地化時物生昭昭乎正聲順氣之中矣非成象

乎分而觀之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金鐘玉磬登歌在上貴人

聲也天統元氣之象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宮縣鐘鼓庭奏在下地統元形

之象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冬至之樂黃鐘爲羽角者應鐘朔鼓起乾

椎依律聲應之是亥詘而終子伸而始也夏至之樂太蔟得羽角於大呂亦如之此謂五行四時十二月遞相為本周還者樂之節故象風雨清角流徵合一律呂各宮一羽一角一金清玉潤上歌下舞如風雨行衆者之中有五節此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自不變者觀之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詳樂聲章八音配乎八方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詳樂風序百化配乎百度之貞故得數而有常註疏百度百刻也應漏曰自一度行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得其數循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諸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夜百刻也益發起於黃鐘之長因度生量因量生衡樂與百化度數有百一黃鐘而已自變者觀之羽至小也宮至大也用宮遂羽黃鐘之宮濟之以羽則南呂也生姑洗[illegible]

角而成大呂清角引商刻羽太簇之宮濟之以羽則應鍾也激麩賓清徵而成夾鍾流徵極則終也復則始也黃鍾相生極於中呂然中呂復生黃鍾而歸於清角與慢角皆往而必返太簇相生極於函鍾然函鍾復生太簇而歸於流徵與清徵皆離而必合小大相成起黃鍾之羽合姑洗之羽生清角應夷則之羽則終始相生矣以倡南之流徵則爲宮角徵羽終始相生起函鍾之徵合應鍾之徵爲流徵應圜鍾之徵則小大相成矣以和宮之清角亦爲宮角徵羽此大合樂五聲所以用其四也

宮爲君以倡商爲臣以和十二律呂皆迭爲宮商羽至小故清宮至大故濁十二律呂皆迭爲宮羽律之長者倡以濁音爲經而異音相從和之以清而爲緯及清者終則濁者始矣律之短者倡以清音爲經而異音相從和之以濁而爲緯及濁者終則清者始矣一倡一和一清一濁以緯從經如錦綬然此大合樂歌奏相命所以成九變也由前言之則常而不紊由後言之則變而不窮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故心之貫理自一散之而爲萬猶律之出度自一行之而爲百也歌應下管祭度於句

撥脅膲弦合數於節奏欲不過微廣不過緩五
音代轉辨節因焉聲響召和百化與焉稽之則管
正其度終得其數尊卑隆殺高下自然而知禮義
之不可越也及樂教行於天下則論倫無患民心
感之皆其傳而不倦學其道而不厭反情復性人
道以清視聽不姦亂故耳目聰明口鼻心知百體
皆由順正故血氣和平倫清爾濁不間親疏不変貴長幼有序男女有辨一
如樂中之理無復雜亂此蕩滌邪穢消滌渣滓之效也聲音養耳采色養目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
歌味養其性情淫樂發其血脈故情慢邪僻不設於身體移者移徙之名上行
謂之風風移則去舊而從新易者改易之稱下習

謂之俗俗易則改惡而從善暴民不作萬邦咸寧

樂之功效大矣哉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正樂既行自一身以及天下之大無有不和者以其有本有文故也古語有之曰樂者樂也蓋樂之所以爲樂因乎人心之所樂而已矣然人心之所樂者則各有不同爲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之則爲道感物而動人之情也徇之則爲欲君子所樂樂得其性而已故言道小人所樂樂得其情而已

故言欲以道制欲是道心為學審欲以順性者也故樂而不亂以欲忘道是道心不學從欲以傷性者也故感而不樂也謂不亂百度得數則天性由中而出雲門咸池作而堯舜脩之至德之光存焉清聲知崇以效天濁聲禮卑以法地中聲聖作以治人雲門圜鍾為宮黃鍾清聲用數半律四寸三分八聲五聲三絲一忽法其忽微歸之正度三十九分作管孔所三十九數為絃絲則不亂矣咸池圜鍾為宮太簇濁聲用全律八寸度數七十二制器亦如之舞少宮以祭天則日月星辰在天成象咸池下徵以及泉則山川動植在地成形大郊黃鍾為宮姑洗中聲用全律七寸一分度數六十四制器亦如前法其餘律呂皆然宮非角不返角非羽不生故有宮則有角以顯諸仁黃鍾角羽

姑洗九變黃鍾爲宮大呂角羽中呂九變大呂爲角餘倣此徵非商不合商非

羽不伏故有徵則有羽以啟諸用太簇爲函鍾徵其商姑洗六變伏於函鍾之羽函鍾爲黃鍾徵其商南呂八變伏於黃鍾之羽此謂天氣降于地地氣躋于天南呂爲太簇徵其商應鍾九變伏於太簇之羽天地合乎人宮顯仁陽統陰也故嘽

緩包乎急徵嚴用陰承陽也故寬裕順乎廉直厲

聲殺氣合爲大和此所以調四序而理萬物也聽

者釋躁忘憂心平德和是以坦蕩蕩謂不樂乎

女優雜則人情自外而誘漫瀾戲靡作而桀紂好

之淫侈之化行焉夏桀大進侶優漫瀾之樂謂其聲淋瀊也奇偉戲靡紂尤好之魯定公受齊樂荒而不朝魏文侯聽鄭聲悦而忘倦皆此物也漢高帝好楚聲自作楚歌使戚姬爲

楚舞文帝與夫人鼓瑟自倚其瑟而歌武帝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以歌薦其女弟得寵號李夫人又寵詘者衛子夫立爲后河間獻王有雅材獻雅樂雖令大樂官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及元成之間五侯外戚王與人主爭女樂哀帝疾之罷省樂府而淫亂不止者禮不設也其後樂府盛行魏晉以後女樂遂爲常矣宋之衰也作爲千秋鍾律名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及樂府相和三調周變爲清商周人房中之樂曹操時以爲氣出倡有相和三調如長歌燕歌平調也如苦寒秋胡清調也如公無渡河飲馬長城瑟調也三調之變又有所謂清商樂者如巴渝明君白鳩白紵之屬燕樂二十八調張羽爲官自周陳以前雅鄭淆雜隋文帝平陳盡得清商樂以其源自漢也謂爲九代遺聲立清商署以肄之乃分雅俗二部雅部如梁之十二雅用諸郊廟朝廷者是也俗部十六調正宮黃鐘宮中呂宮南呂宮各

有商羽變宮至唐增高宮道調仙呂爲二十八調
皆從濁至清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
流蕩其後聲器寖殊或以倍四爲度有中管之
格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
鐘之律燕設用之蔡元定所謂燕樂是也大抵俗
部諸曲悉源於雅樂後失其傳而更爲妖聲豔詞
爾唐玄宗又立胡部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
州伊州甘州之類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
作其調惟以羽爲宮於是漢樂府絕矣宋元以求
因金人北曲變爲南戲汴家促酒筵用之所喜
者子女師賴
後雖爾宮羽則不知清角商羽則不知流徵揚白
至發清角爲陽春之曲合北鄙之音變殺聲爲和
氣也宋王曰吟清商追流徵今之商羽調即古清
商不復與徵樂應宋徽宗嘗令樂官作徵調而竟
不成如正宮之調正犯黃鍾宮乃無射宮也旁紀
越調乃無射商也偏犯中呂宮乃夾鍾宮也則化
越調角乃南呂羽也自餘皆無流徵觀此可見
其音不發以散則噍以殺此所以陽常散而陰[illegible]

寐也聽者助欲長怨乃忘平和是以長戚戚陳氏暘曰樂之所生本於度數度數不立則中聲不存淫侈之樂以鉅為美以衆為觀不用度數之過也正樂合天地感人心以隆盛治亦惟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一要宿於中和之紀而已故傳曰先王之樂有五節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非虛語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鄉去聲

承上文而言小人從欲志慮迷惑而不得歡樂是

以君子必反其情以和其志以道義之正而制情欲之私所以然者蓋樂以成其教耳蓋吾所樂之道寓諸聲容之間以成天下之教使凡有耳目鼻口心知之欲者皆知反其情不以其私而忘道義之正莫不趣向有方焉方以類聚會惡類而歸善類是一身之善散為天下之善天下之善合為一身之善也如此則君子之德從可知矣然反情莫難於哀樂而樂莫難於平和是何也喜怒不過因人之順逆爾得喪之來天也而哀樂生焉當哀而樂當樂而哀則敬愛弛矣無天子出入奏宮縣夫以樂侑食年不順也

則食無樂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去琴瑟祥而外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哀未忘故也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忌日不樂弔喪不言樂弔於人是日不樂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大喪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凡此皆以節其倚而盡敬愛也魯宣公聞卿喪祭繹萬入去籥王子頹作樂舞樂及徧舞當哀而樂宋元公宴飲而泣曾太子臨樂而歎則當樂而哀矣哀樂不失協于天地之性以和其志雖無形聲而言之爲詩行之爲禮奏之爲樂當哀則不樂憂及邦國則民亦憂其憂當樂則不哀樂及邦國則民亦樂其樂志以帥氣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而天地之和應矣敔然不動者握其機而詩禮哀樂循理中節自然流動充

滿而不可已也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也漢中山靖王勝來朝時有司奏省諸侯恩禮武帝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對曰悲者不可爲累歎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此武帝不能推變故聞樂而哀本於志而非聲也況循樂論曰季流子向風而琴鼓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此則聲有哀樂感人之志嵇康聲無哀樂論曰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

感則無係於聲音蓋哀樂在心作樂者必形於聲聽樂者必發於情誠謝中者形於外作之聽之者豈容僞哉由此言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實本之情性而發爾乃若立樂之方細大不踰曰平聲應相保曰和黃鍾以本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數語盡之矣大合樂六律六同一時並作必分清角流徵爲登歌縣金鍾玉磬象上帝之音也宮縣四維應之及奏以合歌也圜鍾自徵爲宮依夷則玉磬黃鍾自羽爲宮圜鍾之羽以角應則黃鍾函鍾之羽各以角應合于姑洗羽之角函鍾自角爲宮圜鍾之角以徵應則函鍾黃鍾之角各以徵應合于姑洗角之徵宮倡商和各有五節起羽角而合宮徵聲應以濟九成焉細聲急微而哀

者皆合於大聲嘽緩而樂擊石拊石商人識之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已然一陰一陽皆本黃鍾循環不窮陽升自冬日至清聲三十九分極于午中蕤賓穆羽復爲正宮蕤賓與黃鍾正宮對待爲變徵陽降自夏日至正宮八十一分極于子中應鍾穆羽復生清聲中呂與應鍾正宮對待爲變徵此咸池承雲九韶所以始終黃鍾之宮者也淮南子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始黃鍾三十九分及夏至則八十一分冬至之月音比應鍾復爲清聲大部黃鍾爲宮應鍾爲羽首比也季文利破終季通律呂往而不返之說立羽外陽歸陽之論殊不知大樂九變已有之矣律斯以漸而節離合而不返在樂變則不然傳曰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

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此之謂也前九者盡樂之大綱後十者備樂之要用作樂者必本諸此然後無所逹聽樂者必逹諸此然後無不過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欲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徵諸庶民華心鄉道則昔至德之光亦奮矣哉樂行而民有不鄉方者則如之何曰舜之化頑讒也侯明撻記而書識之合諸射者是也觀德以射少知趣鄉則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感之以樂若風之揚物異以入之則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亦足以勸於是合諸學而

敎焉以此風動四方則變者化矣然則鄉射必重五節豈無自哉儀禮鄉射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註曰間若一者重節也謂五節之間長短希數皆如一則是重節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宋音詠史記器作氣

此又承觀德而言樂之本及文皆由中出以見其爲德也德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性則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天命之性不睹不聞君子能以道制性之

欲欲盡理還則情感於物而極順志動於內而極和性於是始呈露其端緒而可見猶孟子所謂四端也故曰性之端樂謂六樂德在內者煇動而未奮必待徵之於聲形之於舞則盡發揚於外而爲至德之光即下文所謂英華也故曰德之華金石絲竹於八音舉其四者凡樂歌奏必受鍾磬之均而歌必以絲奏必以竹下管應鳴球以爲舞節故匏土革木可該也以其爲器則又樂之形而下者而道實存焉非樂無以章德非器無以成樂皆本於性然後有文所以爲道也三者謂志也聲也容

也志則端之初發者聲容則華之既見者志動而形於詩詩成而咏歌其聲咏歌之不足則不知手舞足蹈而動其容焉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被之八音之器以及干戚羽旄也正發曰容從聲生曰聲從志起志從心發三者相因元本從心而來故曰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須合於宮商舞須合於節奏乃成六樂故曰然後樂器從之陳勝日樂器重者徵細輕者從大大不喻宮細不喻羽細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尚羽莫輕於尾絲故尚宮輕於金重於尾絲者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議革木非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比言樂器而簡鄉文言所以道德者德待器而後達故山然則道器不丹形而上下之間亂情之感於中者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於內則化

之及於物者神妙不測也故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由是觀之天下之事可以僞爲於外者由其不本於中也樂之爲樂誠於中形於外可以僞妄爲之乎愚謂一陰一陽天地之道降中於繼善之初則性隨氣賦受中於成性之後則性以質殊於是剛柔各分善惡而鮮中矣人與天地之氣流通貫徹猶草木之於土鱗介之於水本無間隔也是非寂而常覺惻隱感而常通陽生於冬藏則盛於春作知仁交際萬化出矣辭讓動而常離羞惡靜而常肅陰生於夏長則盛於秋斂禮義交際萬化

入矣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聖人作樂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四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氣立均必主黃鍾之宫合剛柔之中而成聖焉召陽圜丘天神下之召陰方丘地示上之合乎祖廟人鬼假之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衰氣不入盪物來集故謂之樂也蓋有情則有文有氣則有化有積則有發中德本於性而情由靜出者深故中音本於德而文由聲成者明四氣之和動於歌奏者盛故百物之化通於天地者神

氣化大和而極順者既暢於中而盡善故聲容奮揚其英華者自發作於外而盡美是皆出於天然而非人之所能爲也黄氏衷曰情文詩也文出情出則詩不可爲僞氣化歌也化由氣出則歌不可爲僞積發舞出外然由中出則舞不可爲僞此與上文三者相應則煩手淫聲心積惡類如土敝水煩而望聲感氣應之善豈可得哉誠之不可掩者如此此德之所以可觀者文在乎誠也温公曰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行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見辟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唐太宗以齊陳伴開王樹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賠舉石而轄泰山乎必若斯言則非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惜哉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
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
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
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
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見音見下同飭音勑拔蒲末切
通論樂與舞之理以終三者本於心之意動其本
心之動也心動而有聲聲出而有文采節奏則樂
飾矣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動衆聽故曰先鼓
以警戒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之方法

故曰三步以見方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云關雎之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飾歸者復擊鐃以謹其退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illegible]拔如拔來赴往之拔言舞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不過於疾也樂之道雖曰幽微難知而不隱於人也是故君子以之為己則和而平故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言學而不厭也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故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言誨人不倦也情見於樂之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成於樂之終而知其德之尊

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之而知
過蕩滌其邪穢也故曰以下亦引古語結之所謂
生民之道樂爲大者蓋詩歌以詠德非告戒也聲
之動人其感深舞蹈以習容非約束也理之喻人
其感速入於心浴於氣潛消默化自然遷善改過
莫知所以爲之者矣陳氏澔曰此章諸家皆以爲
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爲十一年
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誤久矣豈可以生民之道莫
大於戰伐哉愚按大司樂聲音於雲門咸池大韶
言之以見其爲籥舞於大夏大濩大武則不言者

干羽合爲萬舞故也此既言心動而爲樂聲出而爲象文采節奏爲詩歌作止之飾則籥舞明矣特鍾特磬一均首尾用者合樂一時並作者是也編鍾鎛磬一句首尾用者文采節奏是也清角縣十六韶簫合之舞師如其數教國子舞羽吹籥以合編縣漢成帝時犍爲郡規正始中徐州薛城甘得古磬十六故則其用廣矣服虔曰一縣十九則周之七律清徵之音也巢笙雅瑟合之分爲四縣則七律亦在其中復亂以飾歸獨言鐃則武舞所用也盖周以戢伐得天下樂舞先武而後文大武之樂奏無射之調而歌夾鍾爲宮易夾曰圜者應乎天也長夷則之上宮詠歌九則而後終爲宮縣五節管應金聲而起舞隨玉磬而止干戚合雲門六變既畢

咸池八變大韶九變而後樂終以聖人尚德武合於文盡美盡善而平和惟見其德尊也故以此章爲大合六舞則可專論大武則不可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施去聲）

奏樂必行禮復兼禮言之樂由陽來陽散其文而以生育爲功故樂主於施而亦有賞及諸侯之制禮由陰作陰歛其質而以反朴爲事故禮主於報而亦有交際酬答之文舜生於紹堯而施及於天下故脩雲門咸池而作大韶武王生於武功而施

及於天下故法大夏大濩而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而大報天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此反其所自始也章德謂章著其內之德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是也報情謂祭享朝聘往來反始則有收斂之節大饗尚玄酒大羹是也曲禮曰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故禮得其報則樂然則反始其亦貴德之意乎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

諸侯也緣去辟

此明禮報之事諸侯來朝將去天子以禮物爲報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故畧之大輅者賜車也上公及同姓侯伯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皆天子之所乘者以其受於天子則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下天子十有二旒一等耳交龍爲旂析羽爲旌則與天子同侯伯七旒子男五旒不備言者舉其大也實龜甲邊青黑顛曰緣卜兆之所同也顛如占切禮家不實龜惟天子諸侯有之大夫士祭筮而已此臧文仲居蔡所以爲僭何休曰緣甲顛也千歲之龜青顛明乎吉凶舊以緣爲飾非是

牛

牟非一故稱群畜於牧人燕饗通用之以其末非所先故曰從之諸侯何以無得此哉乃天子所以贈之也反始爲禮之本四者爲禮之文隆殺雖異物采則同蓋樂文同則上下和而禮亦有然若矣此所以爲禮中之樂與石梁王氏曰此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愚按大樂以致神鬼示爲成故王者有事郊廟明堂則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朝助祭商頌曰龍旂十乘大糦是承大糦黍稷也承奉也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和易中有嚴敬之節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歎美之也美其

能以反爲文

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升歌下管貴人聲者與清廟之瑟同意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此言諸侯爲賓之禮而又繼以旅幣無方至於束帛加璧合而觀之則禮報之事與樂施相承也明矣史記樂書作上一節移置樂施篇末尤爲明白王氏之說非也

樂典卷第三十

樂典卷第三十一

樂記七

樂情第七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管史記作貫前篇以姦感氣應爲樂象示君子脩德學道之事而末復兼禮言之此以樂情名篇實則禮樂相資大人之道君子之所從受學者也和樂之興制之禮義亦可見矣是故樂者聲音舞蹈因情而飾之情固感物而多變也然樂其象治其飾而本諸情

性之正則嘽諧慢易以宣其康樂哀厲者自不得而雜之寬裕莊誠以發其愛敬流辟者自不得而亂之於是情有一定之和而不可變矣禮者節文度數因理而制之理固隨時而多易也然正其名定其分而本諸道義之公則禮儀三百其大者也大者必隆而莫之能損威儀三千其小者也小者必殺而莫之能益於是理有一定之序而不可易矣惟其不可變故使人佚能思初安能惟始和順道德而純然罔閒所謂統同也惟其不可易故使人親疎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文而截然不亂所

謂辨異也樂之說統同盡之矣同則人情相親易至於流禮以序之則有義以相維而情不敢以放肆何流之有禮之說辨異盡之矣異則人情相敬易至於離樂以和之則有恩以相與而情不敢以乖違何離之有此禮樂之說所以管攝乎人情也

陳暘曰樂通倫理非特主乎情禮緣人情非特主乎理故相資而爲用也荀卿曰禮樂法而不說亦不過管乎人情而已又曰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聖人矣益統之以有宗故言管乎聖人說之不過乎人情故言管乎人情是人情者禮樂之管而聖人者又禮樂之管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去上聲／領音頁）

禮樂管乎人情豈徒說哉反躬則天地之性存矣樂之所統非文也變與本同也禮之所辨非事也誠與僞異也本者理之一一則靜爲天性而氣合焉變者氣之異異則動爲聲音而性形焉性與氣二之則不是故曰變與本同方窮聲音之本審一以定和郎知性術之變比物以飾節歌奏皆由中出相生相長如循環然本立變通而和樂興矣哀思怨怒皆化而爲論倫無患非樂之情乎（佚能思／初亦能）（惟如和順道德而純然／罔閒惟由性也故統同）人心惟危危則誠斯隱焉

誠者性之德也道心性微微則僞斯生焉僞者性之賊也德與賊理欲不並行故曰誠與僞異著其理之誠而使微者以顯去其欲之僞而使危者以安外作皆由內省相制相勝如克敵然僞退誠存而禮義立矣惰慢邪辟皆釋而爲中正無邪非禮之經乎秩然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文而截然不亂綜緯也故辨與朱子曰禮之誠是樂之本也樂一氣周流而生變禮則誠僞兩者相對以誠克去僞則誠者昊然則樂亦豈爲僞者哉禮樂所以能治人情以其性之出於天地也故又原之倣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

精粗謂道器也領猶理治也禮出於地而質具有
秩樂出於天而氣行不乖其性相似而情可象也
神妙不測自微之顯而爲春夏之仁秋冬之義其
理相近而德可達也節故祀天祭地和故天神降
地示出其氣相感而上下可格也器無非道萬物
散殊之理其類相動而形體可疑也人道莫大於
父子君臣合敬同愛理洽不過其節則凡倫理等
殺莫不統焉從可知矣禮曰天子視學大合樂必
遂養老發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
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義與此同

蓋禮之制度者節也而有樂之理非理則煩而亂樂之形見者理也而有禮之節非節則和而流仲尼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此之謂也夫其爲體也合乎造化之大而其爲用也領乎倫理之大此人情之所以洽歟然其要道不難亦惟協于天地之性而已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

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訢註㷊音熏今本音欣㷊許與切嫗於句切㲉方垢切區音勾觡音格伕扶又切蟲音育殰音瀆殈呼覓切

禮樂偩天地之情而用之在人故此言舉禮樂之事大人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舉猶用也將爲昭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化育之道則天地之情見矣天高地下分陰分陽訢合則上躋下降和氣之交感卵陰陽相得之妙也相得謂陽得陰以施陰得陽以受推行有漸循環無端論體謂之天地論氣謂之陰陽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使萬物生成也區生曰區勾曲而生者也

正義曰曲出爲勾㪉亘之屬直出爲萌稻稷之屬陸佃曰區讀如字岐別爲區莊子曰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萌一而區二若今茶言一鎗二旗是也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羽翼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角觡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角之無䚡者曰觡䚡謂角外皮之滑澤者宋陸佃曰牛羊有䚡曰角麋鹿無䚡曰觡蟄藏之蟲動劝出如暗而得明如死而更生故云昭蘇是則植物無徹艸番動物無隱不出而化成徧矣嫗伏體伏而生子也孕鬻妊孕而育子也此言已成者得孳胎生無內敗之殰卵生無外裂之殈此言未生者得遂孕育以上和故百物皆化不殰不殈和故百物不失自生自育

而無所害豈有窮哉非樂不能使之然故曰樂之道歸焉耳然序之至而後和是皆禮樂參贊之道至誠盡性之功雖歸於聖人可也愚按周官禮樂合天地之化致百物之産而五土物生動植異宜百物之神五土之示則六樂爲能致之此章首言植物以及羽毛則鳥獸蹌蹌矣胎生可以該倮介生可以該鱗介大樂五變所致物示亦備於此盖大樂之合也宫以清角倡君道也父道也亦有天道焉商以流徵和臣道也子道也亦有地道焉乾坤相索陰陽相求化時物生此天地之情所以昭

宜也陳氏暘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陰陽者萬
物之男女也天地訢合而化醇陰陽相得而化生
故男女之辨亦形見於樂此其所以言動物為詳
與石角齊也與徵相合有致焉然後及獸後漢王
與阜為東泉今有蟄蟲舉宮牟舉聲則蟄鼓翼而
舞徵此則石音足
以作動物明矣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
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
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
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

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禮樂有道有器前皆言道至此言器謂道非習藝
習事者所能知也兩言末節則大人所舉者著誠
去偽窮本知變其本也而所領之節大可知矣黃
鍾大呂律呂之首作樂必奏律而歌呂黃鍾大呂
先合而和聲然後其調從之弦以琴瑟歌以雅頌
堂上之樂也所謂之干鉞謂之揚武舞所執堂下
之樂也樂器播揚樂舞非樂之本也故國子舞之
鋪筵席而下所以飾禮乃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
鋪筵席司几筵之職陳尊俎司尊彝之職
內外饔之職列籩豆籩人醢人之職樂師師歌之

官辨謂別而正之北面位之卑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謂君後贊禮儀也商祝習知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爲主故用之吉禮莫先於祭凶禮莫重於喪宗廟之敬在象神之尸喪禮之哀在主喪之人後尸與主人輕可知也大祝掌六祝之辭逆尸相尸所辨者宗廟詔相之禮故後尸士喪禮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褖衣次繼之主人襲反位商祝掩瑱設幎目所辨者喪紀贊相之禮故後主人德謂至德指人君言鄭玄以爲中和之德藝謂才技童子有司所習行謂孝友順行指尸主人言事則宗祝商祝所習也師氏掌以媺詔王三德以至德爲首敏德孝德次之三行則孝行友行順行上下先後之序一以本末

爲輕重然後禮之制有本有文不專器數樂之制盡善盡美不專聲容行之天下有不可得而易者矣然禮之末節夫人知之哀敬不盡則行不成雖有文而誠不著也樂之末節世方講求律呂無乃忽所重與盍舜言六律五聲八音樂器以律爲度數則聲從器出也按律孔竹以管定絃施及金石則聲正而音諧矣黄鍾八寸一分大吕七寸六分雖有豪毫無所用之而奚有於絲忽秒杪箸乎温公曰中和者樂之本鍾律者樂之末徒講求律吕是猶執琴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待器之成終不可

得也況吹律於樂器之外而求聲和者乎聲之所以和者夔之聲若拊石是也角當清濁之中黃鍾極濁其中聲則姑洗也大呂之中呂亦然善乎程子曰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歌奏依於玉磬則人受天地之中者形於聲音矣治天下之道惟中則和以此行禮樂而措之天下則志氣塞乎天地而萬物以育揆厥所元則禮之誠樂之本也徒說云乎哉仲尼告子張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爾以為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必行

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然則記者其有所受乎八十四聲十二管各七音也中聲上生爲宮爲商下生爲徵爲羽程子之言最爲明白黃鍾極濁爲聲氣之元謂之元聲則可中聲則不可樂得中聲則清不極於噍殺濁不極於嘽緩令人欲心平躁心釋合生氣之和協天地之性所謂行而樂之樂也以此感人心豈非中和之德與

樂典卷第三十一

樂記八

魏文侯第八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相去聲

承上篇第本知樂而以文武合舞言之因明樂與

音之異也魏文侯名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於周威烈王時子夏孔子弟子衛人卜商也教於西河文侯師事之端玄衣也冕玄冕也凡冕服之制皆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古者大合樂天子帥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至周末列國之君猶敬其名而端冕以聽也音謂鄭衛之音厭之故惟恐卧好之故不知倦如彼外之也如此內之也旅衆也舞人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也和正以廣聲之善也寬裕而有清聲相濟故和應直而無姦聲相奪故正嘽諧慢易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同其含容故廣此皆變由本出者也堂上弦之以琴瑟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拊者謂之搏拊指琴瑟言明堂位謂之拊搏則別爲小鼓以節詠盍以共應弦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其制見於爾雅和樂謂之節即拊也虞人曰黃鍾唱歌九部與舞口非節不咏手非節不拊盍歌工拊之會循合也皆也言詠詩合舞皆待擊拊及鼓乃作周官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朄小師擊應鼓此其遺制也文謂鼓其羽籥之舞武謂鼓金奏以舞干戚鼓主發動象春故感文金屬西方可爲兵器故爲武始奏樂時先擊鼓舞

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則擊金鐃也周人合樂主大夏以禹脩九韶故萬舞以文爲先若舞一代之樂歌維清奏象舞先之歌武舞大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矣干羽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甚疾速而不刺者乎是故播鼗以相使之治而不亂也鄭玄曰相即拊也亦以節樂以韋爲表裝之以糠今齊人或謂糠爲相今按瞽矇掌播鼗柷敔簫管弦歌瞭聽相之謂祀用雷鼗祭用靈鼗享用路鼗分辨以爲歌舞之節陳暘曰此言會守拊鼓則發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鄭氏說矣舂牘應雅使之奮而不拔也訊與迅同謂奮也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蓋樂者正也賓出而舂雅欲其醉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雅欲其訊疾

而不失正也賓出之奏雅者有祓樂則工舞之泰雅各以其舞之曲如雅象合文王有聲舞武合下武皆頌合大雅故以雅名春牘或曰鼓聲以牘雅之如春築也謂鼗鼓鼜鼓路鼓之屬昔梁王築城以鼓爲節而役者以杵和之益其費制也樂終於舞如此則樂終而德尊樂正告歌備而旅旅而語以成之文王世子曰大樂正教舞干戚語說即大司樂所謂樂語至是說之也故曰古者於旅也語道古即所語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以所作者古之樂故從而道古之事鄭玄釋樂語曰道者言古以制今謂是矣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知古樂而明修身之

道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發謂發見於事者如此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義與此同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獶音獳獶乃刀切

此即鄭衛之形於動靜發於聲音者進俯退俯謂俯僂曲折行列雜亂也姦聲以濫即淫濫之音謂姦邪之聲浸濫不止也溺而不止即欲成之音謂其聲沉淫之久也及俳優雜侏儒短小之人如獼

猴之狀間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作樂雖終無可言者況可與之言古道乎優與猱同易曰有男女而後有父子此專言不知父子者男女無辨則亂生也與男女之理形見於樂者大相反矣王制曰作淫聲奇技以疑衆殺故夾谷之戲孔子請誅齊人之饋孔子遂行雖秦穆公以之遺戎而由餘亦去蓋知聲而不知音則禽獸之歸知音而不知樂則終爲衆庶先王所禁君子所不道也教坊之樂有院本有雜劇有變弄有女舞與此正同淫聲奇技備矣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

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詩歌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當去聲疢勑覲切莫音默長上聲王去聲俾讀為比必復切祉勑紀切施去聲

文侯雖問樂而意之所存者鄭衛之音故明辨之

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

相近也樂由德正應和而聲容合奏音則鏗鏘之類雖心邪聲亂亦皆爲音是不同也古雅樂設宮縣於庭而奏之舞必應武故大師掌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登歌合奏擊拊下管合奏鼓朄無律呂各自分奏之理後世知分而不知合遂成周禮古本以合爲今夫既舛之矣所令何事豈非誤乎樂府雜錄二十八調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而無徵調蓋新樂也上宮多以商名宮而黃鍾互在其後七羽黃鍾首應夾鍾曰中呂調太簇應中呂曰正平調七角則以變宮爲角南呂應無射曰越角應鍾應黃鍾曰大食角七宮變自爲七商黃鍾應無射曰越調太簇應黃鍾曰大食調餘如之雖有舞音律呂其亂可知矣古者謂先王之世當謂四時不忒各當其分大當則以三才之理無適不當而言蓋樂本於德聖人一心之和合天地而天地順一身之和合四

氣而四時當和氣既洽則天下之民物皆和有德循言俊民用章昌盛也循言五穀時熟萬物皆育以其切於民食故特言之妖祥祥亦妖也書言亳有祥是已民物皆和故無疾癘昏徵也天地萬物同然一和則大化均調矣故曰大當德既充盛然後制禮禮不止一事以領父子君臣之節爲大如絲之有紀網之有綱故曰以爲紀綱紀綱先正則衆緒咸理萬目悉張而天下大定禮既秩序然後作樂陳氏曰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是一句讀言聖人立父子君臣之禮爲三綱六紀之首也綱維綱大繩紀附綱小繩綱目則附於紀綱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六紀謂

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故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意蓋本此正六律可以和五聲和五聲可以弦歌詩頌詩謂風雅頌謂周頌公登歌主頌故特言之此作樂之序也然欲知樂必自音始故音成於聲淫聲溢而音溺何有於德音惟得其理而後和則發於詩頌者性之端也知聲可以知音故曰此之謂德音樂成於音溺音出而樂淫何有於古樂惟節其和而後動則協於弦歌者德之華也知音可以知樂故曰德音之謂樂是古樂不出德音之外也詩大雅

皇矣之篇俾當依詩作比引詩以證德音之說言王季有清淨之德雖無心於聲譽然其德自不可掩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明謂知此理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君又尊於長學記言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是也以之君臨大邦則順而能和其民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春秋傳曰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從之曰比）比及文王則其德生知安行無有可悔謂淫然天成無少乖戾也王季德正應和傳于文王而益盛故受天福而延于

後也樂由有德而發爲聲音生生不息亦如是耳
陳氏暘曰孟子以宣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
今樂猶古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
樂故告之以今樂異古抑而正之也愚謂文侯僭
竊其君臣父子之間必大違禮況是時王室微弱
雖孔子欲爲東周而不能故先言禮之大節而後
及於周家積德以興樂法語之中而又巽與之言
意蓋望其從而改說而繹是亦往公山氏之教也
已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

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趨音促數音速敖去聲辟匹力切喬音驕

溺水溺人也鍾尚羽水調也黽氏爲鍾義取黽入水不溺故宫起角羽聲應生變商復爲宫則角爲徵皆主鍾而依玉磬若絲竹張羽爲宫不以角徵平之則哀厲爲溺音矣好濫謂喜好滌濫燕女謂燕用女樂趨數謂迫促疾速敖辟謂偶肆偏邪皆以音言淫謂非已之色溺謂沈內煩謂思欲煩勞喬謂矜逸皆以志言音生於人心紀綱不正無發

反情和志故志形於音皆淫於色而害於德聲既多哇詩辭鄙褻不可達諸神明故祭祀弗用也燕禮無筭爵無筭樂鄉樂惟欲謂國風隨所欲則歌之用諸燕飲循沉湎致非故關雎之亂爲風始謂用無射清商以爲燕樂之正所以風天下也列國自作鄉樂清商遂變淫音然風有鄭衛聲而無宋詩則音以聲而不以辭亦可見矣朱子曰二南乃天子諸侯燕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所以風天下也然既事自有正樂者則燕及之如燕禮自有燕爲等詩無正樂則專用之如鄉飲酒是也按史記詩三百孔子皆絲歌之以合韶武之音並下管大武奏無射用象則南篇二南也則鄭樂合於武曲明矣若鄭衛雖取關雎亦樂而淫在音不在辭也季札觀樂鄭衛

在焉魯人歌之則非其音矣朱子謂鄭衛之詩爲
猶何等鬼神觀此則煞欽所歌非祭祀所用可見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
敬以和何事不行

詩周頌有瞽之篇承上文祭祀弗用淫音之意引
而釋之以明德音之可聽也肅雍皆由中出而通
倫理肅謂嚴直雍謂寬容肅中有雍雍中有肅嘽
諧慢易絕無哀厲則五聲各安其位不相奪倫而
倡和清濁迭相為經其鳴和矣蓋本之情性制之
禮義故能和敬相濟外不淫色內不害德用於祀
則天神降用於祭則地示出況用之宗廟先祖有

不聽者乎何事不行謂可行之於諸事不止祭祀凡鄉燕之屬皆可用也怒音粗厲哀音噍殺祭祀忌之盛厲則不敬哀則不和也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聞其聲曰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後果敗滅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人君者長民之通稱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感人故人君不可不謹所好惡也君者臣之倡上者下之儀臣則聽君而和下則視儀而動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牖進也孔甚也言臣民從君所好進之於善無難能好古樂惡新樂則人心化爲道

心盡慎感之道則無有不從者矣文侯不能謹其所好惡好其所當惡惡其所當好聽古樂則思臥聽新聲則不知倦好惡之不謹故也謹之一言其人君爲治之本豈但樂之一事乎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鞉音桃椌苦腔楬丘八切壎音喧篪音池竽音于和如字酳音胤

上文言人君謹所好惡以誘人好所當好然後古

樂可興矣故此一節言聖人作樂之序易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成周之樂亦惟樂其象治其飾而已以發諸聲音者寓之象以稽諸度數者寓之器使著見而未成形者皆有形則肅雍和鳴從器而出也鞉鼓皆革音柷曰控敔曰楬皆木音周語曰革木一聲無宮商清濁也壎土音箎竹音皆重濁無餘韻六器爲本以其聲質也播鼗而鼓從之擊控而楬止之吹壎而箎應之一均節奏成焉德音尚質其音之寓者此也故曰德音之音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革木之音以濟其和鍾金音磬

石音笙匏音瑟絲音文質相宜八音備矣一均之
中各有五節而用舞以動之干朱楯也戚玉斧也
皆武舞旄旄牛尾也狄與翟同雉羽也皆文舞二
舞會合而樂成焉者樂九變而鬼神格者是已故
足以祭先王之廟如下所言用於禘祫及禴祠烝
嘗之祭則先祖是聽幽足以交於神矣然祭祀之
行必有燕饗文用於廟中以接納賓客獻酬酳酢
則明足以交於人焉若賓入奏肆夏及卒爵而樂
闋是也官序謂公卿大夫士之序也序爵以辨貴
賤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貴者常先賤者常後故曰

各得其宜尊卑以上下言長幼以先後言自兄第以至群從子姓序齒以辨昭穆使後世因之此皆人之與於祭祀燕饗者也通達神明興起德性於聲音度數而得禮義之制皆如樂之象焉古樂之感人也大矣均是序也行於當時以其所主治故曰宫懸諸後而不易者則止謂之序施于孫子百世守之宗廟朝廷無非禮樂之用矣文王之德可無斁思乎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

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横古曠切磬上聲讙力敵切畜敕六切

比音而樂之如上所序是已此又以單出之聲可以繹思者言之明其為樂之象也鏗堅剛之聲有號令之象號令欲其威嚴横則威氣充滿故令嚴氣壯斯為武矣鼙讀為鞞鞞中聲所止有辨別之象

辨別非介如石者不能決決則守彼此之限矣哀淒切之聲有清廉之象清廉則志不誘於利欲矣濫汎合之聲有卑聚之象卑聚則衆必歸之而能容民畜衆矣竽笙以匏爲體而聲則在竹故連簫管言之鼓鼙謂左鼙右應以晉鼓鼓金奏列於四維應十二律與導舞鞉鼓不同讙囂之聲有行師之象故惟將帥可以當之非若泛言武臣也始曰聽聲終曰聽音者節奏合作必以金石絲竹及金奏鼓動雜縣則文采成矣彼謂樂聲雖雜比成音而單出者自可尋繹也合之契合於心也人君先

有求才之志應感相乎豈以其聲哉何也樂生於
心因器而形心通於道因樂而見也唯君子爲能
知樂子夏於文侯蓋引而進之矣魏雖與趙韓列
爲三晉惟文侯好賢友段干木敬田子方任李悝
西門豹爲守吳起爲將盡力耕戰敵不敢犯凡所
思者悉爲之用矣殺罰幽公則誅亂者愛少子
摯使長子擊守中山倉唐諷諫即復擊而出摯其
於紀綱未嘗不正也豈聞樂知德以彼易此故邪
尊周伐秦鄰用愛民名過於齊桓子夏之教驗矣

樂典卷第三十二